宋史

百二十

列傳卷第一百八十七　宋史四百二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修

道學二 程氏門人

劉絢　李籲　謝良佐

游酢　張繹　蘇昞

尹焞　楊時　羅從彥

李侗

劉絢字質夫常山人以蔭為壽安主簿長子令督公家逋賦不假鞭朴而集歲大旱府遣吏視傷所蠲財

什二絢力爭不得封還其楬請易之富弼歎曰眞縣令也元祐初韓維薦其經明行修爲京兆府教授王巖叟朱光庭又薦爲太學博士卒于官絢力學不倦最明於春秋程顥每爲人言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若絢者吾無疑焉

李籲字端伯洛陽人登進士第元祐中爲秘書省校書郎卒程頤謂其才器可以大受及亡也祭之以文曰自予兄弟倡明道學能使學者視傚而信從者籲與劉絢有焉

謝良佐字顯道壽春上蔡人與游酢呂大臨楊時在

程門號四先生登進士第建中靖國初官京師召對忤旨去監西京竹木場坐口語繫詔獄廢為民良佐記問該贍對人稱引前史至不差一字事有未徹則顙有泚與程顥別一年復來見問其所進曰但去得一矜字爾顥喜謂朱光庭曰是子力學切問而近思者也所著論語說行於世

游酢字定夫建州建陽人與兄醇以文行知名所交皆天下士程頤見之京師謂其資可以進道程顥興扶溝學招使肄業盡棄其學而學焉第進士調蕭山尉近臣薦其賢召為太學錄遷博士以奉親不便求

知河陽縣范純仁守潁昌府辟府教授純仁入相復為博士僉書齊州泉州判官晚得監察御史歷知漢陽軍和舒濠三州而卒

張繹字思叔河南壽安人家甚微年長未知學傭力於市出聞邑官傳呼聲心慕之問人曰何以得此人曰此讀書所致爾即發憤力學遂以文名預鄉里計偕謂科舉之習不足為嘗游僧舍見僧道楷將祝髮從之時周行己官河南警之曰何為舍聖人之學而學佛異日程先生歸可師也會程頤還自涪乃往受業頤賞其穎悟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

喪其元慨然若有得未及仕而卒頤嘗言吾晚得二
士謂繹與尹焞也

蘇昞字季明武功人始學於張載而事二程卒業元
祐末呂大中薦之起布衣為太常博士坐元符上書
入邪籍編管饒州卒

尹焞字彥明一字德充世為洛人曾祖仲宣七子而
二子有名長子源字子漸是謂河內先生次子洙字
師魯是謂河南先生源生林官至虞部員外郎林生
焞少師事程頤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焞曰
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

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陳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焞之從師與河南張繹同時繹以高識焞以篤行頤既沒焞聚徒洛中非吊喪問疾不出戶士大夫宗仰之靖康初种師道薦焞德行可備勸講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戶部尚書梅執禮御史中丞呂好問戶部侍郎邵溥中書舍人胡安國合奏河南布衣尹焞學窮根本德備中和言動可以師法器識可以任大近世招延之士無出其右者朝廷特召而命處士以歸使焞韜藏國器不為時用未副

陛下側席求賢之意望特加識擢以慰士大夫之望
不報次年金人陷洛焞闔門被害焞死復甦門人舁
置山谷中而免劉豫命僞帥趙斌以禮聘焞不從則
以兵恐之焞自商州奔蜀至閬得程頤易傳十卦於
其門人呂稽中又得全本於其壻邢純拜而受之紹
興四年止于涪涪頤讀易地也闢三畏齋以居邦人
不識其面侍讀范冲舉焞自代授左宣教郎充崇政
殿說書以疾辭范冲奏給五百金爲行資遣漕臣奉
詔至涪親遣六年始就道作文祭頤而後行先是崇
寧以來禁錮元祐學術高宗渡江始召楊時寘從班

召胡安國居給舍范沖朱震俱在講席薦焞甚力既召而左司諫陳公輔上䟽攻程氏之學乞加屏絕焞至九江上奏曰臣僚上言程頤之學惑亂天下焞實師頤垂二十年學之既專自信甚篤使焞濫列經筵其所敷繹不過聞於師者舍其所學是欺君父加以疾病衰耗不能支持遂留不進胡安國奉祠居衡陽上書言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不從程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朱震引疾告去時趙鼎去位張浚獨相於是召安國俾以內祠兼侍讀而上章薦焞言其拒劉豫之節且謂其所學所養有大過人者乞

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送至國門復以疾辭上曰焞可謂恬退矣詔以秘書郎兼說書趣起之焞始入見就職八年除秘書少監未幾力辭求去上語參知政事劉大中曰焞未論所學淵源足為後進矜式班列得老成人亦是朝廷氣象乃以焞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留侍經筵資善堂翊善朱震疾亟薦焞自代輔臣入奏上憮然曰楊時物故胡安國與震又亡朕痛惜之趙鼎曰尹焞學問淵源可以繼震上指奏牘曰震亦薦焞代資善之職但焞微瞶恐教兒費力爾除太常少卿仍兼說書未幾稱疾在告除權禮部侍郎兼

侍講時金人遣張通古蕭哲來議和㝵上疏曰臣伏見本朝有遼金之禍亘古未聞中國無人致其猾亂昨者城下之戰詭詐百出二帝北狩皇族播遷宗社之危已絕而續陛下即位以來十有二年雖中原未復讎敵未殄然而賴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苦之至億兆之心無有離異前年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崩問遽來莫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屈意降志以迎奉梓宮請問諱日為事今又為此議則人心日去祖宗積累之業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當決於此矣不識陛下亦嘗深謀而熟慮乎抑在廷

之臣不以告也禮曰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今陛下信讎敵之譎詐而覬其肯和以紓目前之急豈不失不共戴天不反兵之義乎又况使人之來以詔諭為名以割地為要今以不戴天之讎與之和臣切為陛下痛惜之或以金國內亂懼我襲己故為甘言以緩王師倘或果然尤當鼓士卒之心雪社稷之恥尚何和之為務又移書秦檜言今北使在廷天下憂憤若和議一成彼日益強我日益怠侵尋朘削天下有被髮左衽之憂比者竊聞主上以父兄未返降志辱身於九重之中有年矣然亦自是未聞金

人悔過還二帝於沙漠繼之梓宮崩問不詳天下之人痛恨切骨金人狼虎貪噬之性不言可見天下方將以此望於相公覬有以革其已然豈意爲之已甚乎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內則進君子而遠小人外則賞當功而罰當罪使主上孝弟通於神明道德成於安彊勿以小智孑義而圖大功不勝幸甚疏及書皆不報於是焞固辭新命九年以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又辭且奏言臣職在勸講蔑有發明期月之間竊告相繼坐竊厚祿無補聖聰先聖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當去一也臣起自草

茅誤膺召用守道之語形于訓詞而臣貪戀寵榮遂
移泰守使朝廷非常不次之舉獲懷利苟得之人此
當去者二也比嘗不量分守言及國事識見迂陋已
驗于今跡其庸愚豈堪時用此當去者三也臣自擢
春官未嘗供職以疾乞去更獲超遷有何功勞得以
祗受此當去者四也國朝典法揆之禮經年至七十
皆當致仕今臣年齒已及加以疾病血氣既衰戒之
在得此當去者五也臣聞聖君有從欲之仁匹夫有
莫奪之志今臣有五當去之義無一可留之理乞檢
會累放歸田里䟽上以焞提舉江州太平觀引年告

老轉一官致仕焞自入經筵即乞休致朝廷以禮留之浚鼎既去秦檜當國見焞議和䟽及與檜書已不樂至是得求去之䟽遂不復留十二年卒當是時學於程頤之門者固多君子然求質直弘毅實體力行若焞者蓋鮮頤嘗以魯許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其言行見於涪陵記善錄為詳有論語解及門人問答傳于世

楊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幼穎異能屬文稍長潛心經史熙寧九年中進士第時河南程顥與弟頤講孔孟絕學于熙豐之際河洛之士翕然師之時調官不

赴以師禮見顥於潁昌相得甚懽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四年而顥死時聞之設位哭寢門而以書赴告同學者至是又見程頤於洛時蓋年四十矣一日見頤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關西張載嘗著西銘二程深推服之時疑其近於兼愛與其師頤辨論往復聞理一分殊之說始豁然無疑杜門不仕者十年久之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張舜民在諫垣薦之得荆州教授時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

生時天下多故有言於蔡京者以為事至此必敗宜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庶幾猶可及時宰是之會有使高麗者國主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召為秘書郎遷著作郎及面對奏曰堯舜曰允執厥中孟子曰湯執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歷世聖人由斯道也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甲皆焚之以滅其跡自是分為二黨縉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為綱目有宜於今者

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熈豐姑置勿問一
趨於中而巳朝廷方圖燕雲處内事外時遂陳時政
之弊且謂燕雲之師宜退守内地以省轉輸之勞募
邊民為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又言都城居四達
之衢無高山巨浸以為阻衛士人懐異心緩急不可
倚仗執政不能用登對力陳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
時乞為宣和會計録以周知天下財物出入之數徽
宗首肯之除邇英殿説書聞金人入攻謂執政曰今
日事勢如積薪巳然當自奮厲以竦動觀聽若示以
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昔汲黯在朝淮南寢

謀論黠之才未必能過公孫弘輩也特其直氣可以鎮壓姦雄之心爾朝廷威望弗振使姦雄一以弘輩視之則無復可為也要害之地當嚴為守備比至都城尚何及哉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之自困若攻戰略地當遣援兵追襲使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且謂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為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免夫之役毒被海內京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蓋嘗罷之詔墨未乾而花石供奉之舟已銜尾矣今雖復申前令而禍根不除人誰信之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

今日之先務也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而莫相統一時言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用兵猶不免敗衂今諸路烏合之衆臣謂當立統帥一號令示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又言童貫為三路大帥敵人侵疆棄軍而歸孥戮之有餘罪朝廷置之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皆相繼而遁當正典刑以為臣子不忠之戒童貫握兵二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日比聞防城仍用閹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疏上除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敵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時極言其不可曰河朔為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

之要藩也自周世宗迄太祖太宗百戰而後得之一
旦棄之北庭使敵騎疾驅貫吾腹心不數日可至京
城今聞三鎮之民以死拒之三鎮扞其前吾以重兵
躡其後尚可為也若种師道劉光世皆一時名將始
至而未用乞召問方略疏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
持兩端時抗疏曰聞金人駐磁相破大名劫虜驅掠
無有紀極誓墨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
不可得也夫越數千里之遠犯人國都危道也彼見
勤王之師四面而集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朝廷
割三鎮三十州之地與之是欲助寇而自攻也聞肅

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今挾之以往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爲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時太原圍閉數月而姚古擁兵逗留不進時上疏乞誅古以肅軍政拔偏裨之可將者代之不報李綱之罷大學生伏闕上書乞留綱與种師道軍民集者數十萬朝廷欲防禁之吳敏乞用時以靖大學時得召對言諸生伏闕紛紛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爲之長貳則將自定欽宗曰無逾於卿遂以時兼國子祭酒首言三省政事所出六曹分治各有攸司今乃別辭官屬新進少年未必賢於六

曹長貳又言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饗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飭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為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為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即一二事明之昔神宗嘗稱美漢文惜百金以罷露臺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為過守財

之言非正理曾不知堯舜茅茨土階禹曰克儉于家
則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以應
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號爲享上實安石有以倡
之也其釋鳧鷖守成之詩於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
役使羣衆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孰弊
弊然以愛爲事詩之所言正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
安樂之而無後艱爾自古釋之者未有泰而不爲驕
費而不爲侈之説也安石獨倡爲此説以啓人主之
侈心後蔡京輩輕費妄用以侈靡爲事安石邪説之
害如此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

邪說淫辭不為學者之惑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
士之習王氏學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
聞以為邪說議論紛然諫官馮澥力主王氏上疏詆
時會學官中有紛爭者有旨學官並罷時亦罷祭酒
時又言元祐黨籍中惟司馬光一人獨褒顯而未及
呂公著韓維范純仁呂大防安燾輩建中初言官陳
瓘已褒贈而未及鄒浩於是元祐諸臣皆次第牽復
尋四上章乞罷諫省除給事中辭乞致仕除徽猷閣
直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時力辭直學士之命改除
徽猷閣待制提舉崇福宮陛辭猶上書乞選將練兵

為戰守之備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陛對言自古聖
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為務除兼侍讀乞修建炎會
計録乞恤勤王之兵乞寛假言者連章丐外以龍圖
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已而告老以本官致仕
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為事卒年八十三謚文靖時
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
時暨渡江東南學者推時為程氏正宗與胡安國往
來講論尤多時浮沉州縣四十有七年晚居諫省僅
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
經學排靖康和議使邪說不作凡紹興初崇尚元祐

學術而朱熹張栻之學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脉絡皆出於時子迪力學通經亦嘗師程頤云

羅從彥字仲素南劍人以累舉恩為惠州博羅縣主簿聞同郡楊時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及時為蕭山令遂徒步往學焉時熟察之乃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於是日益以親時弟子千餘人無及從彥者從彥初見時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嘗與時講易至乾九四爻云伊川說甚善從彥即鬻田走洛見頤問之頤反覆以告從彥謝曰聞之龜山具是矣乃歸卒業沙縣陳淵楊時之壻也嘗詣從

彥必竟日乃返謂人曰自吾交仲素日聞所不聞奧
學清節眞南州之冠冕也既而築室山中絕意仕進
終日端坐間謁時將溪上吟詠而歸恒充然自得焉
嘗采祖宗故事為遵堯錄靖康中擬獻闕下會國難
不果嘗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
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
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
其子法度之明莫如周向使子孫世守文武成康之
遺緒雖至今存可也又曰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
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

治小人在朝則天下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亂又曰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林甫之姦則外必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姦則外必有朱泚之叛其論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至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故經術自董生公孫弘倡之古文自韓愈柳宗元啓之於是明道者

寡故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嗚呼學者所見自漢唐喪矣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其議論醇正類此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仲素一人而已紹興中卒學者稱之曰豫章先生淳祐間謚文質

李侗字愿中南劒州劒浦人年二十四聞郡人羅從彥得河洛之學遂以書謁之其略曰侗聞之天下有

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惰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間七十二弟子之徒議論問答具在方冊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矣孟氏之後道失其傳枝分派別自立門戶天下真儒不復見於世其聚徒成羣所以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爾謂之熄焉可也其惟先生服膺龜山先生之講席有年矣況嘗及伊川先生之門得不傳之道於千五百年之後性明而脩行完而潔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漢唐

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有識見者孰不願得授經門下以質所疑至於異論之人固當置而勿論也侗之愚鄙徒以習舉子業不得服役於門下而今日拳拳欲求教者以謂所求有大於利祿也抑侗聞之道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飽衣之禦寒也人有迫於飢寒之患者皇皇焉為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侗不量資質之陋徒以祖父以儒學起家不忍墜箕裘之業

孜孜矻矻為利祿之學雖知真儒有作聞風而起固不若先生親炙之得於動靜語默之閒目擊而意全也今生二十有四歲茫乎未有所止燭理未明而是非無以辨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搖操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不充而智巧襲捒焉而不淨守焉而不敷朝夕恐懼不啻如飢寒切身者求充飢禦寒之具也不然安敢以不肖之身為先生之累哉從之累年授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彥好靜坐侗退入室中亦靜坐從彥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而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

條序從彥丞稱許焉既而退居山田謝絕世故餘四十年食飲或不充而怡然自適事親孝謹仲兄性剛多忤伺事之得其懽心閨門內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親戚有貧不能婚嫁者則為經理振助之與鄉人處飲食言笑終日油油如也其接後學答問不倦雖隨人淺深施教而必自反身自得始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是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洒然氷解凍釋處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為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

宋史四百二十八

多矣恐於融釋而不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又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求之文字以資誦說其不為玩物喪志者幾希又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嘗以黃庭堅之稱濂溪周茂叔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為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者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

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為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然若有所見而不違乎心目之間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徙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耶侗既閑居若無意當世而傷時憂國論事感激動人嘗曰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三綱不振故人心邪僻不堪任用是致上下之氣間隔而中國日

衰義利不分故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覺人趨利而不知義則主勢日孤人主當於此留意不然則是所謂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也是時吏部員外郎朱松與侗爲同門友雅重侗遣子熹從學熹卒得其傳沙縣鄧迪嘗謂松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松以謂知言而熹亦稱侗姿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温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日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又謂自從

侗學辭去復來則所聞益超絕其上達不已如此侗子友直信甫皆舉進士試吏旁郡更請迎養歸道武夷會閩帥汪應辰以書幣來迎侗往見之至之日疾作遂卒年七十有一信甫仕至監察御史出知衢州擢廣東江東憲以特立不容於朝云

列傳卷第一百八十七

列傳第一百八十八　宋史四百二十九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脩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道學三

朱熹　張栻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父松字喬年中進士第胡世將謝克家薦之除祕書省正字趙鼎都督川陝荊襄軍馬招松爲屬辭鼎再相除校書郎遷著作郎以御史中丞常同薦除度支員外郎兼史館校勘歷司勳吏部郎秦檜決策議和松與同列上章極言其不可檜怒風御史

論松懷異自賢出知饒州未上卒熹幼穎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問曰天之上何物松異之就傅授以孝經一閱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甞從群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年十八貢于鄉中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選邑秀民充弟子員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禁女婦之爲僧道者罷歸請祠監潭州南嶽廟明年以輔臣薦與徐度呂廣問韓元吉同召以疾辭孝宗即位詔求直言熹上封事言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可偏舉而本原之地不可

以不加意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過風誦文辭吟詠情性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夫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修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誤之也夫金人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則不可和也明矣願斷以義理之公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數年之後國富兵强視吾力之强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

司之本也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監司姦贓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其已失勢者既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尚在勢者豈無其人顧陛下無自而知之耳隆興元年復召入對其一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陛下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即理以應事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其二言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且陳古先聖王所以强本折衝威制遠人之道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除熹武學博士待次乾

道元年促就職既至而洪适爲相復主和論不合歸三年陳俊卿劉珙薦爲樞密院編修官待次五年丁内艱六年工部侍郎胡銓以詩人薦與王庭珪同召以未終喪辭七年既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九年梁克家相申前命又辭克家奏熹屢召不起宜蒙褒録執政俱稱之上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熹以求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淳熙元年始拜命二年上欲奬用廉退以勵風俗龔茂良行丞相事以熹名進除秘書郎力辭且以手書遺茂良言一時權倖群小乘間讒毀乃因熹再辭即從其請主管武夷山冲佑觀五年史浩再相除知

南康軍降旨便道之官熹再辭不許至郡興利除害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訖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人間請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爲學規俾守之明年夏大旱詔監司郡守條其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

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說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暬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寘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齱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能略警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正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

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且云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上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爲亡也熹以疾請祠不報陳俊卿以舊相守金陵過闕入見薦熹甚力宰相趙雄言於上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上以爲然乃除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旋録救荒之勞除直祕閣以前所奏納粟人未推賞辭會浙東大饑宰相王淮奏改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即日單車就道復以納粟人未推賞辭職名納粟賞行遂受職名

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説次言陛下即政之初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閑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己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言以為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辟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其胥史狡獪

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荐臻群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顧乃獨受其弊上爲動容所奏凡七事其一二事手書以防宣洩熹始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客舟之米已輻湊熹日鉤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丁錢

和買役法榷酤之政有不便於民者悉釐而革之於救荒
之餘隨事處畫必為經久之計有短熹者謂其疏於為政
上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熹以前後奏請多所見
抑幸而從者率稽緩後時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為
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
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為
收糴之本詔戶部免徵舊負詔漕臣依條檢放租稅詔宰
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
以荒政庶幾猶足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
恐所憂者不止於飢殍而將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

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知台州唐仲友與王淮同里為姻家吏部尚書鄭丙侍御史張大經交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至台訟仲友者紛然按得其實章三上淮匿不以聞熹論愈力仲友亦自辯淮乃以熹章進呈上令宰屬看詳都司陳庸等乞令浙西提刑委清強官究實仍令熹速往旱傷州郡相視熹時留台未行既奉詔益上章論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辭不拜遂歸且乞奉祠時鄭丙上疏詆程氏之學以沮熹淮又擢太府寺丞陳賈為監察御史賈面對首論近日搢紳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名以濟偽願考察其人擯棄勿用蓋指熹也

十年詔以熹累乞奉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觀既而連奏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十四年周必大相除熹提點江西刑獄公事以疾辭不許遂行十五年淮罷相遂入奏首言近年刑獄失當獄官當擇其人次言經總制錢之病民及江西諸州科罰之弊而其末言陛下即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思之無乃燕閒蠖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爲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交戰於其中故體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英豪非不切而柔邪

庸繆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
容非不堲讒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讎恥
而未免畏怯苟安非不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歎息愁怨
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人
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
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
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
澈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
所欲爲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爲正心誠意
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爲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

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奏上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
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爲煩也時曾覿已死
王抃亦逐獨内侍甘昪尚在熹力以爲言上曰昪乃德壽
所薦謂其有才耳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翌日除兵
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本部侍郎林栗嘗與熹論易西銘不
合劾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輒
携門生數十人妄希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職
其僞不可掩上曰林栗言似過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
疾未瘳勉強登對上曰朕亦見其跛曳左補闕薛叔似亦
奏援熹乃令依舊職江西提刑太常博士葉適上疏與栗

辨謂其言無一實者謂之道學一語無實尤甚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詔熹胙入對所論皆新任職事朕諒其誠復從所請可疾速之任會胡晉臣除侍御史首論栗執拗不通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爲黨乃黜栗知泉州熹再辭免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未踰月再召熹又辭始熹嘗以爲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投匭進封事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支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爲陛下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

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陛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則陛下所以修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覿說抃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

前日臣所面陳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竊以爲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聞之道路自王抃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生靈膏血以奉軍旅顧乃未嘗得一溫飽是皆將帥巧爲名色奪取其糧肆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爲欺蔽以至於此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爲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

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僚之選號為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儇薄闒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効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既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又無以防其戲慢媟狎奇衺雜進之害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客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

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徹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爲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擇之際常先排擯此等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

所以熏烝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正於上風俗頽弊於下其爲患之日久矣而淅中爲尤甚大率習爲軟美之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爲得計甚者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群譏衆排指爲道學而加以激矯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昔時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

而後已此豈治世之事哉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則自
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
爲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
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爲內帑之積將以
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
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
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亡日銷月耗以
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曷嘗闕其能用此錢
以易敵人之首如太祖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
督促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

足爲限以爲未足則又造爲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於是中外承風競爲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尅士卒以殖私利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蘄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爲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諧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剌如此則彼智勇材略之人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爲將帥者皆庸夫走

卒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彊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僃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除秘閣修撰奉外祠光宗即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居數月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土俗崇信釋

氏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爲庵舍以居熹悉禁之常病經界不行之害會朝論欲行泉汀漳三州經界熹乃訪事宜擇人物及方量之法上之而土居豪右侵漁貧弱者以爲不便沮之宰相留正泉人也其里黨亦多以爲不可行布衣吳禹圭上書訟其擾人詔且需後有旨先行漳州經界明年以子喪請祠時史浩入見請收天下人望乃除熹秘閣脩撰主管南京鴻慶宮熹再辭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拜命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辭漳州經界竟報罷以言不用自劾除知静江府辭主管南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潭州力辭黄裳爲嘉王府翊善自以學不及熹乞

召為宮僚王府直講彭龜年亦為大臣言之留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剛恐到此不合反為累耳熹方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為重遂拜命會洞獠擾屬郡熹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敕令嚴武備戢姦吏抑豪民所至興學校明教化四方學者畢至寧宗即位趙汝愚首薦熹及陳傅良有旨赴行在奏事熹行且辭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辭不許入對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自頃至今三月矣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竊謂陛下憂之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

懷此則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充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慝之誠充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溫清定省之禮而大倫正大本立矣復面辭待制侍講上手劄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勞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會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爲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覆按乞別求吉兆有旨集議臺史憚之議中輟熹竟上議狀言壽皇聖德衣冠之藏當博訪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不報時論者以爲上未還大內則名體不正而疑議生金使且來或有窺伺有旨修葺舊東宮爲屋三數百間欲徙居之熹奏疏言此必左

右近習倡爲此説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姦心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當恐懼修省之時不當興此大役以咈譴告警動之意亦恐畿甸百姓饑餓流離阽於死亡之際或能怨望忿切以生他變不惟無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以致未有進見之期亦恐壽皇在殯因山未卜几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煢然在憂苦之中晨昏之養尤不可闕而四方之人但見陛下亟欲大治宮室速得成就一旦翩然委而去之以就安便六軍萬民之心將有扼腕不平者矣前鑑未遠甚可懼也又聞太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聖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

又不欲其聞内禪之說此又慮之過者殊不知若但如此而不爲宛轉方便則父子之間上怨怒而下憂恐將何時而已父子大倫三綱所繫父而不圖亦將有借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懼也願陛下明詔大臣首罷修葺東宮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重華之間草創寢殿一二十間使粗可居若夫過宮之計則臣又願陛下下詔自責減省輿衛入宮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控馬前者以伸負罪引慝之誠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消散而歡意浹洽矣至若朝廷之紀綱則臣又願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其實有勲庸而所得

褒賞未愜衆論者亦詔大臣公議其事稽考令典厚報其
勞而凡號令之弛張人才之進退則一委之二三大臣使
之反覆較量勿循己見酌取公論奏而行之有不當者繳
駁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
大臣不得專任己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事而
無所疑於得失之筭矣若夫山陵之卜則願黜臺史之說
別求草澤以營新宮使壽皇之遺體得安於內而宗社生
靈皆蒙福於外矣疏入不報然上亦未有怒熹意也每以
所講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納熹又奏勉上進德云
願陛下日用之間以求放心爲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

儒學益用力爲數召大臣切劘治道群臣進對亦賜温顔
反覆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
人才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熹奏禮經敕
令子爲父嫡孫承重爲祖父皆斬衰三年嫡子當爲其父
後不能襲位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自漢文短喪
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爲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
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聖帝至
性自天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所宜著
在方冊爲萬世法程間者遺詔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
不能躬就喪次陛下以世嫡承大統則承重之服著在禮

律所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且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有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會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毁之制孫逢吉曾三復首請併祧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向之位有旨集議僖順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皇帝首尊四祖之廟治平間議者以世數寖遠請遷僖祖於夾室後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時相趙汝愚雅不以復祀僖祖為然侍從多從其說吏部尚書鄭僑欲且祧宣祖而祔孝宗熹以為藏之夾室則是

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神宗復奉以爲始祖已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舉之而莫敢廢者乎又擬爲廟制以辨以爲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廟堂不以聞即毀撤僖宣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始寧宗之立韓侂胄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熹憂其害政數以爲言且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共論之會龜年出護使客熹乃上疏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在講筵復申言之御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汝愚袖御筆還上且諫且拜内侍王德謙徑以御筆付熹臺諫爭留不可樓鑰陳傅良旋封還錄黃修注官劉光祖鄧馹封章交上熹行被命除寶文閣待

制與州郡差遣辭尋除知江陵府辭仍乞追還新舊職名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慶元元年初趙汝愚既相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熹獨惕然以侂胄用事爲慮既屢爲上言又數以手書啓汝愚當用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有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語汝愚方謂其易制不以爲意及是汝愚亦以誣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胄矣熹始以廟議自劾不許以疾再乞休致詔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依舊祕閣修撰二年沈繼祖爲監察御史誣熹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編管四年熹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請明年卒

年七十一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在及門人范念德黄榦拳拳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爲言翌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家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簞瓢屢空晏如也諸生之自遠而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而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自熹去國侂胄勢益張何澹爲中司首論專門之學文詐沽名乞辨眞僞劉德秀仕長沙不爲張栻之徒所禮及爲諫官首論留正引僞學之罪僞學之稱蓋自此始太常少卿胡紘言比年僞學猖獗圖爲不軌望宣諭大臣權住進擬遂召陳

買爲兵部侍郎未幾熹有奪職之命劉三傑以前御史論
熹汝愚劉光祖徐誼之徒前日之僞黨至此又變而爲逆
黨即日除三傑右正言右諫議大夫姚愈論道學權臣結
爲死黨窺伺神器乃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諭天下於
是攻僞日急選人余嚞至上書乞斬熹方是時士之繩趨
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
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
狎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
以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有籍田令陳景思者故相康伯
之孫也與侂胄有姻連勸侂胄勿爲已甚侂胄意亦漸悔

熹既沒將葬言者謂四方僞徒期會送僞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繆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嘉泰初學禁稍弛二年詔朱熹已致仕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後侂胄死詔賜熹遺表恩澤謚曰文尋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理宗寶慶三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始熹少時慨然有求道之志父松病亟嘗屬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沖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三人謂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也故熹之學既博求之經傳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延平李侗老矣嘗學於羅從彥熹歸自同安

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其爲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所著書有易本義啓蒙蓍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於世熹沒朝廷以其大學語孟中庸訓說立於學官又有儀禮經傳通解未脫藁亦在學官平生爲文凡一百卷生徒問答凡八

十卷別録十卷理宗紹定末秘書郎李心傳乞以司馬光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朱熹七人列于從祀不報淳祐元年正月上視學手詔以周張二程及熹從祀孔子廟黄榦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絶至熹而始著識者以爲知言熹子在紹定中爲吏部侍郎

張栻字敬夫丞相浚子也穎悟夙成浚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宏宏一見即以孔門論仁親

切之旨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厲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録以廣補官辟宣撫司都督府書寫機宜文字除直秘閣時孝宗新即位浚起謫籍開府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栻時以少年内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為不及也間以軍事入奏因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讎恥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之所存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其或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因循之弊可革矣孝宗異其言於是遂定君臣之契浚去位湯思退用事遂罷兵講和金

人乘間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廟堂猶主和議至敕諸將無得輒稱兵時浚已没栻營葬甫畢即拜疏言吾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讎異時朝廷雖嘗興縞素之師然旋遣玉帛之使是以講和之念未忘於胷中而至忱惻怛之心無以感格于天人之際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今雖重爲群邪所誤以蹙國而召寇然亦安知非天欲以是開聖心哉謂宜深察此理使吾胷中了然無纖芥之惑然後明詔中外公行賞罰以快軍民之憤則人心悅士氣充而敵不難卻矣繼今以往益堅此志誓不言和專務自強雖折不撓使此心純一貫徹上下則遲以歲月亦何功之不濟

哉跡入不報久之劉珙薦於上除知撫州未上改嚴州時
宰相虞允文以恢復自任然所以求者類非其道意栻素
論當與己合數遣人致殷勤栻不答入奏首言先王所以
建事立功無不如志者以其胷中之誠有以感格天人之
心而與之無間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陛下誠深察
之日用之間念慮云爲之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
者乎有則克而去之使吾中扃洞然無所間雜則見義必
精守義必固而天人之應將不待求而得矣夫欲復中原
之地先有以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先有以得吾民
之心求所以得吾民之心者豈有他哉不盡其力不傷其

財而已矣今日之事固當以明大義正人心爲本然其所施有先後則其緩急不可以不詳所務有名實則其取舍不可以不審此又明主所宜深察也明年召爲吏部侍郎兼權起居郎侍立官時宰方謂敵勢衰弱可圖建議遣泛使往責陵寢之故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輒斥去之栻見上上曰卿知敵國事乎栻對曰不知也上曰金國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栻曰金人之事臣雖不知境中之事則知之矣上曰何也栻曰臣切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上爲黙然久之栻因出所奏

疏讀之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詞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爲未盡而異論者猶以爲憂則其淺陋畏怯固益甚矣然臣竊揆其心意或者亦有以見我未有必勝之形而不能不憂也歟蓋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於兩陣決機之日上爲竦聽改容栻復讀曰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讎之義顯絕金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內修外攘進戰退守以爲一事且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

上為歎息褒諭以為前始未聞此論也其後因賜對反復前說上益嘉歎面諭當以卿為講官冀時得晤語也會史正志為發運使名為均輸實盡奪州縣財賦遠近騷然士大夫爭言其害栻亦以為言上曰正志謂但取之諸郡非取之於民也栻曰今日州郡財賦大抵無餘若取之不已而經用有闕不過巧為名色以取之於民耳上矍然曰如卿之言是朕假手於發運使以病吾民也旋閱其實果如栻言即詔罷之兼侍講除左司員外郎講詩葛覃進說治生於敬畏亂起於驕淫使為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不忘織紝之事則心不存者寡矣因上陳祖宗自家刑

國之懿下斥今日興利擾民之害上歎曰此王安石所謂人言不足恤者所以爲誤國也知閤門事張說除簽書樞密院事栻夜草疏極諫其不可旦詣朝堂質責宰相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慙憤不堪栻復奏文武誠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孝宗感悟命得中寢然宰相實陰附說明年出栻知袁州申說前命中外諠譁說竟以謫死栻在朝未期歲而召對至六七所言大抵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讒諛於是宰相益憚之而近習尤不悅退而家居累年

孝宗念之詔除舊職知靜江府經略安撫廣南西路所部荒殘多盜栻至簡州兵汰冗補闕籍諸州黥卒伉健者為效用日習月按申嚴保伍法諭溪峒酋豪弭怨睦鄰毋相殺掠於是群蠻帖服朝廷買馬橫山歲久弊滋邊氓告病而馬不時至栻究其利病六十餘條奏革之諸蠻感悅爭以善馬至孝宗聞栻治行詔特進秩直寶文閣因任尋除祕閣修撰荊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一日去貪吏十四人湖北多盜府縣往往縱釋以病良民栻首劾大吏之縱賊者捕斬姦民之舍賊者令其黨得相捕告以除罪群盜皆遁去郡瀕邊屯主將與帥守每不相下

栻以禮遇諸將得其驩心又加恤士伍勉以忠義隊長有功輒補官士咸感奮並淮姦民出塞爲盜者捕得數人有北方亡奴亦在盜中栻曰朝廷未能正名討敵無使疆場之事其曲在我命斬之以徇於境而縛其亡奴歸之北人歎曰南朝有人信陽守劉大辯怙勢希賞廣招流民而奪見户熟田以與之栻劾大辯詐謾所招流民不滿百而虛增其數十倍請論其罪不報章累上大辯易他郡栻自以不得其職求去詔以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冲佑觀病且死猶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栻有公輔之望卒時年四十有

八孝宗聞之深爲嗟悼四方賢士大夫往往出涕相弔而
江陵靜江之民尤哭之哀嘉定間賜謚曰宣淳祐初詔從
祀孔子廟栻爲人表裏洞然勇於從義無毫髮滯吝每進
對必自盟於心不可以人主意悅輒有所隨順孝宗嘗言
伏節死義之臣難得栻對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若平時
不能犯顏敢諫他日何望其伏節死義孝宗又言難得辦
事之臣栻對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當求辦事之臣若但
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栻自言
前後奏對忤上旨雖多而上每念之未嘗加怒者所謂可
以理奪云爾其遠小人尤嚴爲都司日肩輿出遇曾覿覿

舉手欲揖栻急掩其窻櫺覰輒手不得下所至郡暇日召諸生告語民以事至庭必隨事開曉具爲條教大抵以正禮俗明倫紀爲先斥異端毀淫祠而崇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祀舊典所遺亦以義起也栻聞道甚早朱熹嘗言已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則於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所著論語孟子說太極圖說洙泗言仁諸葛忠武侯傳經世紀年皆行于世栻之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當爲非有爲而爲也有爲而爲則皆人欲非天理此栻講學之要也子焯

列傳卷第一百八十八

列傳卷第二百八十九　宋史四百三十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脩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道學四 朱氏門人

黃榦　李燔　張洽

陳淳　李方子　黃灝

黃榦字直卿福州閩縣人父瑀在高宗時爲監察御史以篤行直道著聞瑀沒榦往見清江劉清之清之奇之曰子乃遠器時學非所以處子也因命受業朱熹榦家法嚴重乃以白母即日行時大雪旣至而熹它出榦因留客邸臥

起一榻不解衣者二月而熹始歸榦自見熹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微坐一椅或至達曙熹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嘗詣東萊呂祖謙以所聞於熹者相質正及廣漢張栻亡熹與榦書曰吾道益孤矣所望於賢者不輕後遂以其子妻榦寧宗即位熹命榦奉表補將仕郎銓中授迪功郎監台州酒務丁母憂學者從之講學于墓廬甚衆熹作竹林精舍成遺榦書有它時便可請直卿代即講席之語及編禮書獨以喪祭二編屬榦稾成熹見而喜曰所立規模次第縝密有條理它日當取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悉倣此更定之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榦手

書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訃聞幹持心喪三年畢調監嘉興府石門酒庫時韓侂冑方謀用兵吳獵帥湖北將赴鎮訪以兵事幹曰聞議者謂今天下欲爲大舉深入之謀果爾必敗此何時而可進取哉獵雅敬幹名德辟爲荆湖北路安撫司激賞酒庫兼準備差遣事有未當必輸忠款力爭江西提舉常平趙希懌知撫州高商老辟爲臨川令歲旱勸糶捕蝗極其力改知新淦縣吏民習知臨川之政皆喜不令而政行以提舉常平郡太守薦擢監尚書六部門未上改差通判安豐軍淮西帥司檄幹鞫和州獄獄故以疑未決幹釋囚桎梏飲食之委曲審問無所得

一夜夢井中有人明日呼因詰之曰汝殺人投之於井我悉知之矣胡得欺我因遂驚服果於廢井得尸尋知漢陽軍值歲饑糴客米發常平以振制置司下令欲移本軍之粟而禁其糴榦報以乞候榦罷然後施行及援鄂州例十之一告糴於制司荒政具舉旁郡飢民輻湊惠撫均一春暖願歸者給之糧不願者結廬居之民大感悅所至以重庠序先教養其在漢陽即郡治後鳳栖山爲屋館四方士立周程游朱四先生祠以病乞祠主管武夷冲祐觀尋起知安慶府至則金人破光山而沿邊多警安慶去光山不遠民情震恐乃請于朝城安慶以備戰守不俟報即日興

工城分十二料先自築一料計其工費若干然後委官吏寓公士人分料主之役民兵五千人人役九十日而計人户產錢起丁夫通役二萬夫人十日而罷役者更番暑月月休六日日午休一時至秋漸殺其半餘日以五鼓坐于堂濠砦官入聽命以一日成筭授之役某鄉民兵若干某鄉人夫若干分布於某料分或搬運某處土木應副某料使用某料民兵人夫合當更代合散幾日錢米俱受命畢乃治府事理民訟接賓客閱士卒會僚佐講究邊防利病次則巡城視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築城之杵用錢監未鑄之鐵事畢還之城成會上元日張燈士民扶老携幼

往來不絶有老嫗百歳二子輿之諸孫從至府致謝榦禮之命具酒炙且勞以金帛嫗曰老婦之來爲一郡生靈謝耳太守之賜非所冀也不受而去是歳大旱榦祈輒雨或未出晨興登郡閣望灊山再拜雨即至後二年金人破黄州沙窩諸關淮東西皆震獨安慶按堵如故繼而霖潦餘月巨浸暴至城屹然無虞舒人德之相謂曰不殘于寇不溺于水生汝者黄父也制置李珏辟爲參議官再辭不受既而朝命與徐僑兩易和州且令先赴制府禀議榦即日解印趨制府和州人日望其來曰是嘗撽至吾郡鞫死囚感夢於井中者庶能直吾屈乎先是榦移書珏曰丞相誅

韓之後懲意外之變專用左右親信之人往往得罪於天下公議世之君子遂從而歸咎於丞相丞相不堪其咎斷然遂去之而左右親信者其用愈專矣平居無事紀綱紊亂不過州縣之間百姓受禍至於軍政不脩邊備廢弛皆此曹爲之若今大敵在境更不改圖大事去矣今日之急莫大於此又曰今日之計莫若用兩淮之人食兩淮之粟守兩淮之地然其策當先明保伍保伍既明則爲之立堡砦蓄馬制軍器以資其用不過累月軍政可成且淮民遭丙寅之厄今聞金人遷汴莫不狼顧脅息有棄田廬挈妻子渡江之意其間勇悍者且將伺變竊發向日胡海張軍

之變爲害甚於金矣今若不早爲之圖則兩淮日見荒墟卒有警急攘臂而起矣珏皆不能用及至制府珏往惟揚視師與偕行幹言敵既退當思所以賞功罰罪者崔惟揚能於清平山豫立義砦斷金人右臂方儀眞能措置捍禦不使軍民倉皇奔軼此二人者當薦之泗上之敗劉倬可斬也某州官吏三人携家奔竄追而治之然後具奏可也其時幕府書館皆輕儇浮靡之士僚吏士民有獻謀畫多爲毀抹疏駁將帥偏裨人心不附所向無功流移滿道而諸司長吏張宴無虛日幹知不足與共事歸自惟揚再辭和州之命仍乞祠閑閤謝客宴樂不與乃復告珏曰浮光敵

退巳兩月安豐巳一月盱眙亦將兩旬不知吾所措置者何事所施行者何策邊備之弛又甚於前日復一日恬不知懼恐其禍又不止今春矣向者輕信人言爲泗上之役喪師萬人良將勁卒精兵利器不戰而淪於泗水黄團老幼俘虜殺戮五六千人盱眙東西數百里莽爲丘墟安豐浮光之事大率類此切意千乘言旋必痛自咎責出宿于外大戒于國曰此吾之罪也有能箴吾失者疾入諫曰與僚屬及四方賢士討論條畫以爲後圖今歸巳五日矣但聞請總領運使至玉麟堂賞牡丹用妓樂又聞總領運使請宴賞亦然又聞宴僚屬亦然邦人諸軍聞之豈不痛憤

且視牡丹之紅艷豈不思邊庭之流血視管絃之啁啾豈不思老幼之哀號視棟宇之宏麗豈不思士卒之暴露視飲饌之豐美豈不思流民之凍餒敵國深侵宇內騷動主上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尚書豈得不朝夕憂懼而乃如是之迂緩暇逸耶今浮光之報又至矣金欲以十六縣之衆四月攻浮光侵五關且以一縣五千人爲率則當有八萬人攻浮光以萬人刈吾麥以五萬人攻吾關吾之守關不過五六百人豈能當萬人之衆哉則關之不可守決矣五關失守則蘄黃決不可保蘄黃不保則江南危尚書聞此亦已數日乃不聞有所施行何耶其

它言皆激切同幕忌之尤甚共詆排之厥後光黄蘄繼失果如其言遂力辭去請祠不已俄再命知安慶不就入廬山訪其友李燔陳宓相與盤旋玉淵三峽間俛仰其師舊跡講乾坤二卦於白鹿書院山南北之士皆來集未幾召赴行在所奏事除大理丞不拜爲御史李楠所劾初榦入荆湖幕府奔走諸關與江淮豪傑游而豪傑往往願依榦及倅安豐武定諸將皆歸心焉後倅建康守漢陽聲聞益著諸豪又深知榦倜儻有謀及來安慶且兼制幕長淮軍民之心翕然相向此聲既出在位者益忌且慮榦入見必直言邊事以悟上意至是羣起擠之榦遂歸里弟子日盛

巴蜀江湖之士皆來編禮著書日不暇給夜與之講論經理亹亹不倦借鄰寺以處之朝夕往來質疑請益如熹時俄命知潮州辭不行差主管亳州明道宫踰月遂乞致仕詔許之特授承議郎既没後數年以門人請謚又特贈朝奉郎與一子下州文學謚文肅有經解文集行于世

李燔字敬子南康建昌人少孤依舅氏中紹熙元年進士第授岳州教授未上往建陽從朱熹學熹告以曾子弘毅之語且曰致遠固以毅而任重貴乎弘也燔退以弘名其齋而自儆焉至岳州教士以古文六藝不因時好且曰古之人皆通材用則文武兼焉即武學諸生文振而識高者

拔之鬬射圍令其習射廩老將之長於藝者以率偷惰以
祖母卒解官承重而歸改襄陽府教授復往見熹熹嘉之
凡諸生未達者先令訪燔俟有所發乃從熹折衷諸生畏
服熹謂人曰燔交友有益而進學可畏且直諒樸實處事
不苟它日任斯道者必燔也熹沒學禁嚴燔率同門往會
葬視封窆不少怵及詔訪遺逸九江守以燔薦召赴都堂
審察辭再召再辭郡守請爲白鹿書院堂長學者雲集講
學之盛它郡無與比除大理司直辭尋添差江西運司幹
辦公事江西帥李珏漕使王補之交薦之會洞寇作亂帥
漕議平之而各持其說燔徐曰寇非吾民耶豈必皆惡然

其如是誠以吾有司貪刻者激之及將校之邀功者逼成之耳及是而行之則皆民矣帥漕曰幹辦議是誰可行者燔請自往乃駐兵萬安會近洞諸巡尉察隅保之尤無良者易置之分兵守險馳辯士諭賊逆順禍福寇皆帖服洪州地下異時贛江漲而隄壞久雨輒澇燔白于帥漕脩之自是田皆沃壤漕司以十四界會子新行價日損乃視民稅產物力各藏會子若干官為封識不時點閱人愛重之則價可增慢令者黥籍而民譸張持空券益不售燔與國子學錄李誠之力爭不能止燔又入劄爭之曰錢荒楮涌子母不足以相權不能行楮者由錢不能權之也楮不行

而抑民藏之是棄物也誠能節用先穀粟之實務而不取必於楮幣則楮幣爲實用矣劉入漕司即弛禁詣燔謝燔又念社倉之置僅貸有田之家而力田之農不得沾惠遂倡議裒穀創社倉以貸佃人有旨改官通判潭州辭不許眞德秀爲長沙帥一府之事咸咨燔不數月辭歸當是時史彌遠當國廢皇子竑燔以三綱所關自是不復出矣眞德秀及右史魏了翁薦之差權通判隆興府江西帥魏大有辟充參議官皆辭乃以直祕閣主管慶元至道宮燔自惟居閒無以報國乃薦崔與之魏了翁眞德秀陳宓鄭寅楊長孺丁黼葉宰龔維藩徐僑劉宰洪咨夔于朝紹定五

年帝論及當時高士累召不起者史臣李心傳以燔對且曰燔乃朱熹高弟經術行義亞黃榦當今海內一人而已帝問今安在心傳對曰燔南康人先帝以大理司直召不起比乞致仕陛下誠能彊起之以寘講筵其裨聖學豈淺淺哉帝然其言終不召也九江蔡念成稱燔心事有如秋月燔卒年七十贈直華文閣謚文定補其子舉下州文學燔嘗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爲職事方爲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矣又嘗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夫子無入不自得者正以磨挫驕奢不至居移氣養移體因誦古語曰分之所在一毫躋攀不上善處者退一

步耳故燔處貧賤患難若平素不爲動被服布素雖貴不易入仕凡四十二年而歷官不過七考居家講道學者宗之與黃榦並稱曰黃李孫鐮登進士第

張洽字元德臨江之清江人父紱第進士洽少穎異從朱熹學自六經傳注而下皆究其指歸至於諸子百家山經地志老子浮屠之說無所不讀嘗取管子所謂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之語以爲窮理之要熹嘉其篤志謂黃榦曰所望以永斯道之傳如二三君者不數人也時行社倉法洽請於縣貸常平米三百石建倉里中六年而歸其本於官鄉人利之嘉定元年中第授松滋

尉湖右經界不正弊日甚洽請行推排法令以委洽洽於是令民自實其土地疆界產業之數投于匱乃籌畫而次第之吏姦無所匿其後十餘年訟者猶援以爲證云攺袁州司理參軍有大囚訊之則服尋復變異且力能動搖官吏累年不決而逮繫者甚衆洽以白提點刑獄殺之有盜黠甚辭不能折會獄有兄弟爭財者洽諭之曰訟于官秖爲胥吏之地且冒法以求勝孰與各守分以全手足之愛乎辭氣懇切訟者感悟盜聞之自伏民有殺人賄其子焚之居數年事敗洽治其獄無狀憂之且白郡委官體訪俄夢有人拜于庭示以傷痕在脅翌日委官上其事果然郡

守以倉廩虛籍倉吏二十餘家命洽鞫之洽廉知爲都吏所賣都吏者州之巨蠹也嘗干於倉不獲故以此中之洽度守意欲未可嬰姑繫之而密令計倉庚所入以白守曰君之籍二十餘家者以胥吏也今校數歲之中所入已豐於昔由是觀之胥吏妄矣君必不忍受胥吏之妄而籍無罪之家也若以罪胥吏過乃可免守悟爲罷都吏而免所籍之家知永新縣一日謁告闔獄中榜笞聲蓋獄吏受賕秉間訊囚使誣服也洽大怒亟執付獄明日以上于郡縣之湖南鄙寇作亂與縣接壤民大恐洽單車以往邑佐寓士交諫弗聽至則寇未嘗至乃延見隅官訪利害而犒之

因行安福境上結約土豪得其懽心未幾南安舒寇將犯境聞有備乃去以江東提舉常平薦通判池州獄有張德脩者誤蹴人以死獄吏誣以故殺洽訊而疑之請再鞫守不聽會提點常平袁甫至時方大旱禱不應洽言于甫曰漢晉以來濫刑而致旱伸寃而得雨載於方冊可攷也今天大旱焉知非由德脩事乎甫爲閱欵狀於獄德脩遂從徒罪復白郡請蠲征稅寬催科以召和氣守爲寬稅三日果大雨民甚悅洽數以病請祠至是主管建昌仙都觀以慶壽恩賜緋衣銀魚時袁甫提點江東刑獄甫以白鹿書院廢弛招洽爲長洽曰嘻是先師之迹也其可辭至則選

好學之士日與講説而汰其不率教者凡養士之田乾没於豪右者復之學興即謝病去端平初大臣多薦洽召赴都堂審察洽以疾不赴乃除祕書郎尋遷著作佐郎度正葉味道在經幄帝數問張洽何時可到將以説書待洽洽固辭遂除直祕閣主管建康崇禧觀嘉熙元年以疾乞致仕十月卒年七十七洽自少用力於敬故以主一名齋平居不異常人至義所當為則勇不可奪居閒不言朝廷事或因災異變故輒顰蹙不樂及聞一君子進用士大夫直言朝廷得失則喜見顏色所交皆名士如呂祖儉黃榦趙崇憲蔡淵吳必大輔廣李道傳李燔葉味道李閎祖李方

子柴中行眞德秀魏了翁李𡨥趙汝讜陳貴誼杜孝嚴度正張嗣古皆敬慕之卒後一日有旨除直寶章閣所著書有春秋集注春秋集傳左氏蒙求續通鑑長編事畧歷代郡縣地理沿革表文集子楷樫賜同進士出身

陳淳字安卿漳州龍溪人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奇之且曰此非聖賢事業也因授以近思録淳退而讀之遂盡棄其業焉及朱熹來守其鄉淳請受教熹曰凡閱義理必窮其原如爲人父何故止於慈爲人子何故止於孝其他可類推也淳聞而爲學益力日求其所未至熹數語人以南來吾道喜得陳淳門人有疑問不合者則稱淳善問後

十年淳復往見熹陳其所得時熹已寢疾語之曰如公所學已見本原所闕者下學之功爾自是所聞皆要切語凡三月而熹卒淳追思師訓痛自裁抑無書不讀無物不格日積月累義理貫通洞見條緒故其言太極曰太極只是理理本圓故太極之體渾淪以理言則自末而本自本而末一聚一散而太極無所不極其至自萬古之前與萬古之後無端無始此渾淪太極之全體也自其沖漠無朕而天地萬物皆由是出及天地萬物既由是出又復沖漠無朕此渾淪無極之妙用也聖人一心渾淪太極之全體而酬酢萬變無非太極流行之用學問工夫須從萬事萬物

中貫過湊成一渾淪大本又於渾淪大本中散爲萬事萬物使無少窒礙然後實體得渾淪至極者在我而大用不差矣其言仁曰仁只是天理生生之全體無表裏動靜隱顯精粗之間惟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絕無一毫人欲之私乃可以當其名若一處有病痛一事有欠闕一念有間斷則私意行而生理息即頑痺不仁矣其語學者曰道理初無玄妙只在日用人事間但循序用功便自有見所謂下學上達者須下學工夫到乃可從事上達然不可以此而安於小成也夫盈天地間千條萬緒是多少人事聖人大成之地千節萬目是多少功夫惟當開拓心胷大作基

址須萬理明徹於胷中將此心放在天地間一例看然後可以語孔孟之樂須明三代法度通之於當今而無不宜然後爲全儒而可以語王佐事業須運用酬酢如探諸囊中而不匱然後爲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而眞爲已物矣至於以天理人欲分數而驗賓主進退之幾如好好色惡惡臭而爲天理人欲强弱之證必使之於是是非非如辨黒白如遇鏌鎁不容有騎牆不決之疑則雖艱難險阻之中無不從容自適夫然後爲知之至而行之盡此語又中學者膏肓而示以標的也淳性孝母疾亟號泣于天乞以身代弟妹未有室家者皆婚嫁之葬宗族之喪無歸者

周成

居鄉不沽名徇俗恬然退守若無聞焉然名播天下世雖不用而憂時論事感慨動人郡守以下皆禮重之時造其廬而請焉嘉定九年待試中都歸過嚴陵郡守鄭之悌率僚屬延講郡庠淳嘆陸張王學問無源全用禪家宗旨認形氣之虛靈知覺為天理之妙不由窮理格物而欲徑造上達之境反託聖門以自標榜遂發明吾道之體統師友之淵源用功之節目讀書之次序為四章以示學者明年以特奏恩授迪功郎泉州安溪主簿未上而沒年六十五其所著有語孟大學中庸口義字義詳講禮詩女學等書門人録其語號筠谷瀨口金山所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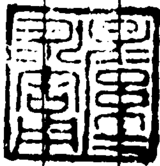
李方子字公晦昭武人少博學能文爲人端謹純篤初見朱熹謂曰觀公爲人自是寡過但寛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遂以果名齋長遊太學學官李道傳折官位輩行具刺就謁嘉定七年廷對擢第三調泉州觀察推官適眞德秀來爲守以師友禮之郡政大小咸咨焉暇則辨論經訓至夜分不倦故事秩滿必先通書廟堂乃除方子曰以書通是求也時丞相彌遠聞之怒踰年始除國子錄無何將選入宮僚而方子不少貶以求合或告彌遠曰此眞德秀黨也使臺臣劾罷之方子既歸學者畢集危坐竟日未始傾側對賓客一語不妄發雖奴隸亦不加詬詈然常嚴

憚之嘗語人曰吾於問學雖未能周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爲物欲所漬爾其亡也天子閔之與一子恩澤

黃灝字商伯南康都昌人幼敏悟彊記肄業荆山僧舍三年入太學擢進士第教授隆興府知德化縣以興學校崇政化爲本歲饑行振給有方王藺劉頴薦于朝除登聞鼓院光宗即位遷太常寺簿論今禮教廢闕請敕有司取政和冠昏喪葬儀及司馬光高閌等書參訂行之除太府寺丞出知常州提舉本路常平秀州海鹽民伐桑柘毀屋廬莩殣盈野或食其子持一臂行乞而州縣方督促逋欠灝

見之蹙然時有旨倚閣夏稅遂奏乞併閣秋苗不俟報行之言者罪其專移居筠州已而寢謫命止削兩秩而從其蠲閣之請灝既歸里幅巾深衣騎驢匡山間若素隱者起知信州改廣西轉運判官移廣東提點刑獄告老不赴卒灝性行端飭以孝友稱朱熹守南康灝執弟子禮質疑問難熹之沒黨禁方厲灝單車往赴徘徊不忍去者久之





列傳卷第一百八十九



列傳卷第一百九十　宋史四百三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奉

敕修

儒林

聶崇義河南洛陽人少舉三禮善禮學通經旨漢乾祐中累官至國子禮記博士校定公羊春秋刊板于

國學周顯德中累遷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先是世宗以郊廟祭器止由有司相承製造年代浸久無所規式乃命崇義檢討摹畫以聞四年崇義上之乃命有司別造焉五年將禘於太廟言事者以宗廟無祧室不當行禘祫之禮崇義援引故事上言其略曰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上僊至五年二月祫祭明年又禘自兹後以五年為禘且魏以武帝為太祖至明帝始三帝未有毀主而行禘祫其證一也宋文帝元嘉六年祠部定十月三日大祠其太學博士議云案禘祫之禮三年一五年再宋高祖至文帝裁亦三帝

未有毀主而行禘祫其證二也梁武帝用謝廣議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謂之大祭禘祭以夏祫祭以冬且梁武乃受命之君裁追尊四朝而行禘祫則知祭者是追養之道以時移節變孝子感而思親故薦以首時祭以仲月間以禘祫序以昭穆乃禮之經也非關宗廟備與未備其證三也終從崇義之議未幾世宗詔崇義參定郊廟祭玉又詔翰林學士竇儼統領之崇義因取三禮圖再加考正建隆三年四月表上之儼為序太祖覽而嘉之詔曰禮器禮圖相承傳用寖歷年祀寧免差違聶崇義典事國庠服膺儒業討尋

故實刋正疑訛奉職效官有足嘉者崇義宜量與酬獎所進三禮圖宜令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學三五人更同參議所冀精詳爲有異同善爲商確五月賜崇義紫袍犀帶銀器繒帛以奬之拙多所駁正崇義復引經以釋之悉以下工部尚書竇儀俾之裁定儀上奏曰伏以聖人制禮垂之無窮儒者據經所傳或異年祀寖遠圖繪缺然踳駁彌深丹青靡據聶崇義研求師說耽味禮經較於舊圖良有新意尹拙爰承制旨能整所聞尹拙駁議及聶崇義荅義各四卷臣再加詳閱隨而裁置率用增損列於注釋共分爲十五

卷以聞詔頒行之拙崇義復陳祭玉鼎釜異同之說
詔下中書省集議吏部尚書張昭等奏議曰按聶崇
義稱祭天蒼璧九寸圓好祭地黃琮八寸無好圭璋
琥並長九寸自言周顯德三年與田敏等按周官玉
人之職及阮諶鄭玄舊圖載其制度臣等按周禮玉
人之職只有璧琮九寸瑑琮八寸及璧羨度尺好三
寸以為度之文即無蒼璧黃琮之制兼引注有爾雅
肉倍好之說此即是注璧羨度之文又非蒼璧之制
又詳鄭玄自注周禮不載尺寸豈復別作畫圖違經
立異四部書目內有三禮圖十二卷是隋開皇中敕

禮官脩撰其圖第一第二題云梁氏第十後題云鄭氏又稱不知梁氏鄭氏名位所出今書府有三禮圖亦題梁氏鄭氏不言名位厥後有梁正者集前代圖記更加詳議題三禮圖曰陳留阮士信受禮學於潁川綦毋君取其說為圖三卷多不按禮文而引漢事與鄭君之文違錯正刪為二卷其阮士信即諶也如梁正之言可知諶之紕繆兼三卷禮圖刪為二卷應在今禮圖之内亦無改祭玉之說臣等參詳自周公制禮之後叔孫通重定以來禮有緯書漢代諸儒頗多著述討尋祭玉並無尺寸之說魏晉之後鄭玄王

肅之學各有生徒三禮六經無不論說檢其書亦不言祭玉尺寸臣等參驗畫圖本書周公所說正經不言尺寸設使後人謬為之說安得便入周圖知崇義等以諸侯入朝獻天子夫人之琮璧以為祭玉又配合羨度肉好之言彊為尺寸古今大禮順非改非於理未通又據尹拙所述禮神之六玉稱取梁桂州刺史崔靈恩所撰三禮義宗内昊天及五精帝圭璧琮璜皆長尺二寸以法十二時祭地之琮長十寸以儆地之數又引白虎通云方中圓外曰璧圓中方外曰琮崇義非之以為靈恩非周公之才無周公之位一

朝撰述便補六玉闕文尤不合禮臣等竊以劉向之論洪範王通之作元經非必挻聖人之姿而居上公之位有益於教不為斐然臣等以靈恩所撰之書聿稽古訓祭玉以十二為數者蓋天有十二次地有十二辰日有十二時封山之玉牒十二寸圓丘之籩豆十二列天子以鎮圭外守宗后以大琮內守皆長尺有二寸又裸圭尺二寸王者以祀宗廟若人君親行之郊祭登壇酌獻服大裘搢大圭行稽奠而手秉尺二之圭神獻九寸之璧不及禮宗廟裸圭之數父天母地情亦奚安則靈恩議論理末為失所以自義宗

之出歷梁陳隋唐垂四百年言禮者引為師法今五禮精義開元禮郊祀録皆引義宗為標準近代晉漢兩朝仍依舊制周顯德中田敏等妄作穿鑿輒有更改自唐貞觀之後凡三次大修五禮並因隋朝典故或節奏繁簡之間稍有釐革亦無改祭玉之說伏望依白虎通義宗唐禮之制以為定式又尹拙依舊圖畫釜聶崇義去釜畫鑊臣等參詳舊圖皆有釜無鑊按易說卦云坤為釜詩云惟錡及釜又云漑之釜鬵春秋傳云錡釜之器禮記云燔黍捭豚解云古未有甑釜所以燔捭而祭即釜之為用其來尚矣故入於

禮圖今崇義以周官祭祀有省鼎鑊供鼎鑊又以儀禮有羊鑊豕鑊之文乃云畫釜不如畫鑊今諸經皆載釜之用誠不可去又周儀禮皆有鑊之文請兩圖之又若觀諸家祭祀之畫今代見行之禮於大祀前一日光祿卿省視鼎鑊伏請圖鑊於鼎下詔從之未幾崇義卒三禮圖遂行於世弁畫於國子監講堂之壁崇義為學官兼掌禮僅二十年世推其該博郭忠恕嘗以其姓嘲之曰近貴全為聵攀龍即作聾雖然三箇耳其奈不成聰崇義對曰僕不能為詩聊以一聯奉荅即云勿笑有三耳全勝畜二心盖因其名以

嘲之忠恕大憨人許其機捷而不失正眞儒者之戲
云
邢昺字叔明曹州濟陰人太平興國初舉五經廷試
日召升殿講師比二卦又問以群經發題太宗嘉其
精博擢九經及第授大理評事知泰州鹽城監賜錢
二十萬昺以是監處楚泰閒泰僻左而楚會要鹽食
為急請改隸楚州從之明年召為國子監丞專講學
之任遷尚書博士出知儀州就轉國子博士代還賜
緋選為諸王府侍講雍熙中遷水部員外郎改司勳
端拱初賜金紫累遷金部郎中眞宗即位改司勳郎

中俄知審刑院以昺儒者不達刑章命劉元吉同領
其事是冬昺上表自陳夙侍講諷遷右諫議大夫咸
平初改國子祭酒二年始置翰林侍講學士以昺為
之受詔與杜鎬舒雅孫奭李慕清崔偓佺等校定周
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傳孝經論語爾雅義疏及成
並加階勳俄為淮南兩浙巡撫使初置講讀之職即
於便坐令昺講左氏春秋侍讀預焉五年講畢宴近
臣於崇政殿賜昺襲衣金帶加器幣仍遷工部侍郎
兼國子祭酒學士如故知審官院陳恕丁內艱以昺
權知院事景德二年上言亡兄素嘗舉進士預霑贈

典特贈大理評事是夏上幸國子監閱庫書問昺經版幾何昺曰國初不及四千今十餘萬經傳正義皆具臣少從師業儒時經具有疏者百無一二蓋力不能傳寫今板本大備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也上喜曰國家雖尚儒術非四方無事何以及此上又訪以學館故事有未振舉者昺不能有所建明先是印書所裁餘紙鬻以供監中雜用昺請歸之三司以裨國用自是監學公費不給講官亦厭其寡落上方興起道術又令昺與張雍杜鎬孫奭舉經術該博德行端良者以廣學員三年加刑部侍郎昺居

近職常多召對一日從容與上語及宮邸舊僚歎其淪喪殆盡唯昺獨存翌日賜白金千兩且詔其妻至宮庭賜以冠帔四年昺以羸老艱於趨步上前自陳曹州故鄉願給假一年歸視田里俟明年郊祀還朝上命坐慰勞之因謂曰便可權本州何須假耶昺又言楊礪夏侯嶠同為府僚二臣沒皆贈尚書上憫之翌日謂宰相曰此可見其志矣即超拜工部尚書知曹州職如故入辭日賜襲衣金帶是日特開龍圖閣召近臣宴崇和殿上作五七言詩二首賜之預宴者皆賦昺視壁閒尚書禮記圖指中庸篇曰凡為天下

國家有九經因陳其大義上嘉納之及行又令近臣祖送設會於宜春苑大中祥符初上東封泰山昺表曹州民請車駕經由本州仍令濟陰令王範部送父老詣闕優詔荅之俄召還車駕進發命判留司御史臺禮畢進位禮部尚書上勤政憫農每雨雪不時憂形於色以昺素習田事多委曲訪之初田家察陰晴豐凶皆有狀候老農之相傳者率有驗昺多采其說為對又言民之災患大者有四一曰疫二曰旱三曰水四曰畜災歲必有其一但或輕或重耳四事之害旱暵為甚蓋田無畎澮悉不可救所損必盡傳曰天

災流行國家代有此之謂也三年被病請告詔太醫診視六月上親臨問疾賜名藥一奩白金器千兩繒綵千匹國朝故事非宗戚將相無省疾臨喪之禮特有加於昺與郭贄者以恩舊故也未幾有旨命中書召其子太常博士知東明縣仲寶國子博士知信陽軍若思還侍疾踰月卒年七十九贈左僕射三子並進秩初雍熙中昺撰禮選二十卷獻之太宗探其帙得文王世子篇觀之甚悅因問衛紹欽曰昺為諸王講說曾及此乎紹欽曰諸王常時訪昺經義昺每至發明君臣父子之道必重複陳之太宗益喜上嘗因

內閣暴書覽而稱善召曷同觀作禮選賛賜之曷言家無遺藁頤得副本上許之繕録未畢而曷卒亟詔寫二本一本賜其家一本俾置冢中曷在東宮及內庭侍上講孝經禮記論語書易詩左氏傳據傳疏數引之外多引時事為喻深被嘉獎上嘗問管仲召忽皆事公子糾小白之入召忽死之管仲乃歸齊相桓公豈非召忽以忠死而管仲不能固其節為臣之道當若是乎又鄭注禮記世子篇云文王以勤憂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朕以為本經旨意必不然也且夏禹焦勞有玄圭之賜而享國永年若文王能憂人之心

不自暇逸縱無慼慼豈至虧損壽命耶各隨其事理
以對先是咸平中王欽若知貢舉有告其受舉人賄
賂者下御史臺鞫得狀欽若自訴詔曷與邊肅毋賓
古閻承翰就太常寺覆推曷力辨欽若而洪湛抵罪
欽若以是德之曷之享被寵顧欽若與有功焉仲賓
貪猥不才舉止率易士大夫多鄙笑之欽若在中書
用為三司判官後至祠部郎中坐贓黜官卒若思終
於駕部郎中

孫奭字宗古博州博平人幼與諸生師里中王徹徹
死有從奭問經者奭為解析微指人人驚服於是門

人數百皆從奭後從居須城九經及第為莒縣主簿
上書願試講說遷大理評事為國子監直講太宗幸
國子監召奭講書至事不師古以克求世匪說攸聞
帝曰此至言也商宗乃得賢相如此耶因咨嗟久之
賜五品服真宗以為諸王府侍讀會詔百官轉對奭
上十事判太常禮院國子監司農寺累遷工部郎中
擢龍圖閣待制奭以經術進守道自處即有所言未
嘗阿附取悅大中祥符初得天書於左承天門帝將
奉迎召宰相對崇政殿西廡王旦等曰天貺符命實
盛德之應皆再拜稱萬歲又召問奭奭對曰臣愚所

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帝既奉迎天書大赦改元布
告其事于天下榮王清昭應宮是歲天書復降泰山
帝以親受符命遂議封禪作禮樂王欽若陳堯叟丁
謂杜鎬陳彭年皆以經義左右附和由是天下爭言
符瑞矣四年又將祀汾陰是時大旱京師近郡穀踊
貴奭上疏諫曰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祥習則行
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陛下始畢東封更議西幸殆
非先王卜征五年慎重之意其不可一也夫汾陰后
土事不經見昔漢武帝將封禪故先封中嶽祠汾陰
始巡幸郡縣遂有事於泰山今陛下既已登封復欲

幸汾陰其不可二也古者圜丘方澤所以郊祀天地
今南北郊是也漢初承秦唯立五時以祀天而后土
無祀故武帝立祠於汾陰自元成以來從公卿之議
遂徙汾陰后土於北郊後之王者多不祀汾陰今陛
下已建北郊乃舍之而遠祀汾陰其不可三也西漢
都雍去汾陰至近今陛下經重關越險阻輕棄京師
根本而慕西漢之虛名其不可四也河東唐王業之
所起也唐又都雍故明皇間幸河東因祠后土聖朝
之興事與唐異而陛下無故欲祀汾陰其不可五也
昔者周宣王遇災而懼故詩人美其中興以為賢主

比年以來水旱相繼陛下宜側身脩德以荅天譴豈宜下徇姦回遠勞民庶盤游不已忘社稷之大計其不可六也夫雷以二月啓蟄八月收聲育養萬物失時則為異今震雷在冬為異尤甚此天意丁寧以戒陛下而反未悟殆失天意其不可七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洊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此其不可八也陛下必欲為此者不過效漢武帝唐明皇巡幸所至刻石頌功以崇虛名夸示後世爾陛下天資聖明當慕二帝三王何為下襲漢

唐之虛名其不可九也唐明皇以嬖寵姦邪內外交
害身播國屯兵交關下亡亂之迹如此由狃於承平
肆行非義稔致禍敗今議者引開元故事以為盛烈
乃欲倡導陛下而為之臣切為陛下不取此其不可
十也臣言不逮意陛下以臣言為可取願少賜清問
以畢臣說帝遣內侍皇甫繼明就問又上疏曰陛下
將幸汾陰而京師民心弗寧江淮之衆困於調發理
須鎮安而矜存之且土木之功未息而奪攘之盜公
行外國治兵不遠邊境使者雖至寧可保其心乎昔
陳勝起於徭戍黃巢出於凶饑隋煬帝勤遠略而唐

高祖興於晉陽晉少主惑小人而耶律德光長驅中
國陛下俯從姦佞遠棄京師涉仍歲荐饑之墟修違
經久廢之祠不念民疲不恤邊患安知今日戍卒無
陳勝饑民無黃巢英雄將無窺伺於肘腋外敵將無
覬覦於邊陲乎先帝嘗議封禪寅畏天災尋詔停寢
今姦臣乃贊陛下力行東封以為繼成先志先帝嘗
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大勳未集用付陛下則群臣
未嘗獻一謀畫一策以佐陛下繼先帝之志者反務
卑辭重幣求和於契丹蹙國縻爵姑息於繼遷曾不
思主辱臣死為可戒誣下罔上為可羞撰造祥瑞假

託鬼神繞畢東封便議西幸輕勞車駕虐害饑民冀其無事往還便謂成大勳績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為姦邪僥倖之資臣所以長嘆而痛哭也夫天地神祇聰明正直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未聞專事籩豆簠簋可邀福祥春秋傳曰國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愚臣非敢妄議惟陛下終賜裁擇後天下數有災變又言古者五載巡守有國之事爾非必有紫氣黃雲然後登封嘉禾異草然後省方也今野鵰山鹿郡國交奏秋旱冬雷群臣率賀退而腹非竊笑者比比皆是孰謂上天為可罔下民為可

愚後世為可欺乎人情如此所損不細惟陛下深鑒其妄六年又上號曰陛下封泰山祀汾陰躬謁陵寢今又將祠于太清宮外議籍籍以謂陛下事事慕效唐明皇豈以明皇為令德之主耶甚不然也明皇禍敗之迹有足為深戒者非獨臣能知之近臣不言者此懷姦以事陛下也明皇之無道亦無敢言者及奔至馬嵬軍士已誅楊國忠請矯詔之罪乃始諭以識理不明寄任失所當時雖有罪己之言覺寤已晚何所及也臣願陛下早自覺寤抑損虛華斥遠邪佞罷興土木不襲危亂之迹無為明皇不及之悔此天下

之幸社稷之福也帝以為封泰山祠汾陰上陵祀老子非始於明皇開元禮今世所循用不可以天寶之亂舉謂為非也秦為無道甚矣今官名詔令郡縣猶襲秦舊豈以人而廢言乎作解疑論以示群臣然知奭朴忠雖其言切直容之而弗斥久之以父老請歸田里不許以知密州居二年還左諫議大夫罷待制還糾察在京刑獄是時初置天慶天祺天貺先天降聖節天下設齋醮張燕費甚廣奭又請裁省浮用不報復出知河陽又求解官就養還給事中徙兗州天禧中朱能獻乾祐天書復上疏曰朱能者姦憸小人

妄言祥瑞而陛下崇信之屈至尊以迎拜歸祕殿以奉安上自朝廷下及閭巷靡不痛心疾首反脣腹非而無敢言者昔漢文成將軍以帛書飯牛既而言牛腹中有奇書殺視得書天子識其手迹又有五利將軍妄言方多不讐二人皆坐誅先帝時有侯莫陳利用者以方術暴得寵用一旦發其姦誅於鄭州漢武可謂雄材先帝可謂英斷唐明皇得靈寳符上清護國經寳券等皆王鉷田同秀等所為明皇不能顯戮怵於邪說自謂德實動天神必福我夫老君聖人也儻實降語固宜不妄而唐自安史亂離乘輿播越兩

都盪覆四海沸騰豈天下太平乎明皇雖僅得歸闕復為李輔國刧遷卒以憂終豈聖壽無疆長生久視乎以明皇之英睿而禍患猥至曾不知者良由在位既久驕亢成性謂人莫己若謂諫不足聽心玩居常之安耳熟導諛之說內惑寵嬖外任姦回曲奉鬼神過崇妖妄今日見老君於閣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既惑左道即紊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當是之時老君寧肯禦兵寶符安能排難邪今朱能所為或類於此願陛下思漢武之雄材法先帝之英斷鑒明皇之召禍廢幾炎

害不生禍亂不作未幾能果敗奭又嘗請減脩寺
度僧帝雖未用其言嘗令向敏中諭令陳時政得失
奭以納諫恕直輕徭薄歛四事為言頗施行焉仁宗
即位宰相請擇名儒以經術侍講讀乃召為翰林侍
講學士知審官院判國子監修眞宗實録丁父憂起
復兼判太常寺及禮院三遷兵部侍郎龍圖閣學士
每講論至前世亂君亡國必反覆規諷仁宗意或不
在書奭則拱默以俟帝為竦然改聽嘗畫無逸圖上
之帝施於講讀閣時章憲明肅皇后每五日一御殿
與帝同聽政奭言古帝王朝朝暮夕未有曠日不朝

陛下宜每日御殿以覽萬機奏留中不報然帝與皇
太后右愛重之每進見未嘗不加禮三請致仕召對
承明殿敦諭之以年踰七十固請泣下帝亦惻然詔
與馮元講老子三章各賜帛二百匹以不得請求近
郡優拜工部尚書復知兗州詔須宴而後行又留數
月特宴太清樓近臣皆預帝作飛白大字以賜二府
而小字賜諸學生獨奭與晁迥兼賜大小字詔群臣即
席賦詩太后又別出禁中珍器勸酒翌日奭入謝又
命講老子賜襲衣金帶銀鞍勒馬及行賜宴瑞聖園
又賜詩詔近臣皆賦以恭謝恩改禮部尚書旣而累

表乞歸以太子少傅致仕疾甚徙正寢屏婢妾謂子瑜曰無令我死婦人之手卒奏至帝謂張士遜曰朕方欲召奭還而奭遂死矣嗟惜者久之罷朝一日贈左僕射謚曰宣奭性方重事親篤孝父亡舐其面以代類常掇五經切於治道者為經典徽言五十卷又撰崇祀録樂記圖五經節解五服制度嘗奉詔與邢昺杜鎬校定諸經正義莊子爾雅釋文考正尚書論語孝經爾雅謬誤及律音義初圜丘無外壝五郊從祀不設席尊不施冪七祠時饗飲福用一尊不設三登升歌不以雍徹冬至攝祀昊天上帝外級止十七

位而不以星辰從饗先農在祈穀之前上丁釋奠無
三獻宗廟不備二舞諸臣當謚者或既葬乃請[illegible]皆
援古奏正遂著於禮又請冬至罷祀五帝大雩設五
帝而罷祠昊天上帝事下有司議不合而止瑜官至
工部侍郎致仕

王昭素開封酸棗人少篤學不仕有至行為鄉里所
稱常聚徒教授以自給李穆與弟肅及李惲皆常師
事焉鄉人爭訟不詣官府多就昭素決之昭素博通
九經兼究莊老尤精詩易以為王韓注易及孔馬疏
義或未盡是乃著易論二十三篇開寶中穆薦之朝

詔召赴闕見於便殿時年七十七精神不衰太祖問曰何以不求仕進致相見之晩對曰臣草野惷愚無以裨聖化賜坐令講易乾卦召宰相薛居正等觀之至飛龍在天上曰此書豈可令常人見昭素對曰此書非聖人出不能合其象因訪以民間事昭素所言誠實無隱上嘉之以衰老求歸鄉里拜國子博士致仕賜茶藥及錢二十萬留月餘遣之年八十九卒於家昭素頗有人倫鑒初李穆兄弟從昭素學易常謂穆曰子所謂精理往往出吾意表又語人曰穆兄弟皆令器穆尤沈厚他日必至廊廟後果參知政事昭

素每市物隨所言而還直未嘗論高下縣人相告曰王先生市物無得高取其價也治所居室有椽木積門中夜有盜者抉門將入昭素覺之即自門中潛擲椽於外盜者慙而去由是里中無盜家有一驢人多來假將出先問僮奴曰外無假驢者乎對云無然後出其為純質若此子仁著亦有隱德

孔維字為則開封雍丘人乾德四年九經及第解褐東明鄢陵二主簿開寶中禮部再奏為考試官調滁州軍事推官太宗即位擢授太子左賛善大夫知河南縣通判滑梓二州太平興國中就拜國子周易博

士代還遷禮記博士七年使高麗王治問禮於維維對以君父臣子之道升降等威之序治悅稱之曰今日復見中國之夫子也九年判國學事雍熙初遷主客員外郎三年擢為國子司業賜金紫會將有事于籍田維起周禮至于唐書凡沿革制度並錄之以獻觀者稱其博又上書請禁原蠶以利國馬直史館樂史駁之曰管子云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是以古先哲王專農桑之業以其為衣食之原耳一夫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一婦不蠶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天子親耕后妃親蠶屈身以化下者邦國之重務

也吳都賦曰國賦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綿則蠶之有原其來舊矣今孔維請禁原蠶以利國馬徒引前經物類同氣之文不究時事確實之理夫所市國馬來自外方涉遠馳驅虧其秣飼失於善視遂至玄黃致斃之由鮮不以此今乃欲禁其蠶事甚無謂也唐朝畜馬具存監牧之制詳觀本書亦無禁蠶之文況近降明詔來年春有事于籍田是則勸農之典方行而禁蠶之制又下事相違矣恐非所長臣嘗歷職州縣粗知利病編民之內貧窶者多春蠶所成止充賦調之備晚蠶薄利始及卒歲之資今若禁其後圖必

有因緣為弊滋彰撓亂民豈皇寧渙汗絲綸所宜重
慎上覽之遂寢晚蠶之禁維復抗疏曰按周禮夏官司
馬職禁原蠶者為傷馬也原再也天文辰為馬蠶書
蠶為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
能兩大故禁再蠶以益馬也又郭璞云重蠶為原今
晚蠶也臣少親耕桑之務長歷州縣之職物之利害
盡知之矣蚩蚩之氓知其利而不知其害故有早蠶
之後重養晚蠶之繭出絲甚少再采之葉來歲不茂
豈止傷及於馬而桑亦損矣臣自縣歷官路見坰野
之地官馬多死若非明援典據助其畜牧安敢妄有

舉陳戩按本草注以僵蠶塗馬齒則不能食草物類
相感如此月令仲春祭馬祖季春享先蠶皆謂天
駟房星也為馬祈福謂之馬祖為蠶祈福謂之先蠶
是蠶與馬同其類爾蠶重則馬損氣感之而然也臣謂
依周禮禁原蠶為當上雖不用維言而嘉其援引經
據以章付史館籍田畢拜國子祭酒淳化初兼工部
侍郎二年卒年六十四維通經術準舊制舉九經一
上不中第即改科開寶中維論其事非便詔禮部自
今九經同諸科許再赴舉太宗尹京日維為屬邑吏
頗以經術受知即位後維始升郎署自以通經求為

司業即以授之使外國者皆假服紫維自高麗還會東使至維自耻衣緋因求見上詭言高麗使問臣獲何罪降服臣無以對因泣下上憐之即賜以金紫及為祭酒又奏言朝廷久不置此官少有知者臣之親戚故舊有書信來者多云祭酒即中田敏晉朝任祭酒仍兼侍郎原循前例兼領是官庶獲美稱上從之然縉紳惡其儒者躁求無退讓之風嘗建議乞廣太學上以侵壞民舍不許受詔與學官校定五經疏義刻板行用功未及畢被病上遣太醫診視使者撫問初維私用印書錢三十餘萬為掌事黃門所發維憂懼

遽以家財償之疾遂亟上赦而不問維將終召其壻
鄭華口授遺表以五經疏未畢為恨景德四年錄其
孫禹圭同學究出身
孔宜字不疑兗州曲阜人孔子四十四世孫孔子生
鯉字伯魚鯉生伋字子思伋生白字子上白生求字
子家求生箕字子京箕生穿字子高穿生謙字子慎
謙生鮒字子魚以弟子騰為嗣騰字子襄值秦難藏
其家書于屋壁騰生正字季忠正生武武生延年及
安國延年生霸字次孺漢昭帝時為博士宣帝時為
太中大夫授皇太子經元帝即位賜爵關內侯號褒

成君霸生福福生房房生均字長平好學有才為尚書郎平帝元始元年封均為褒成侯食邑二千户追謚夫子為褒成宣尼公王莽以均為太尉三以疾辭得還莽敗失國後漢世祖建武十四年復封均子志為褒成侯謚元成志生損襲爵和帝永元四年徙封損為褒亭侯損卒子曜嗣侯邑千户子完嗣邑百户完早卒無子以弟子羡襲爵羡仕魏為議郎黄初二年封宗聖侯邑百户羡生震晋武帝泰始三年徙封奉聖亭侯邑二百户歷太常黄門侍郎震生嶷嶷生撫舉孝廉辟太尉掾歷豫章太守撫生懿懿生鮮有

度量好學宋文帝元嘉十九年襲封奉聖侯鮮生乘

博學有才藝後魏孝文延興初舉孝廉三年封乘為

崇聖大夫復十戶以供洒掃乘生靈珍襲爵歷秘書

郎太和十九年改封崇聖侯邑百戶靈珍生文泰文

泰生渠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改封恭聖侯後周宣

帝大象二年追封孔子為鄒國公以渠襲爵邑百戶

渠生長孫隋文帝復封長孫為鄒國公長孫生嗣哲

應制舉歷涇州司兵參軍太子通事舍人大業四年

改封紹聖侯邑百戶嗣哲生德倫唐太宗貞觀十一

年封褒聖侯邑百戶朝會位同三品復其子孫則天

天授二年賜德倫璽書衣服德倫生崇基襲侯中宗
神龍元年授朝散大夫崇基生璲之玄宗開元中歷
國子四門博士邠王府文學蔡州長史二十七年詔
追謚孔子為文宣王改封褒聖侯璲之為襲文宣公
兼兗州長史璲之生萱襲封歷兗州泗水令萱生齊
卿德宗建中三年詔以齊卿為兗州司馬陷於東平
卒至憲宗元和十三年平李師道其子惟晊歸魯詔
以惟晊為兗州參軍奉夫子祀復五十户以供灑掃
惟晊生策會昌元年歷國子監丞尚書博士大中元
年宰相白敏中奏歲給封户絹百疋充春秋奉祀自

璲之至策五世並襲封文宣公策生振懿宗咸通四年舉進士甲科歷兗州觀察判官至刑部員外郎振生昭儉歷兗州司馬曲阜令自策至昭儉三世歲給封絹以供享祀昭儉生光嗣哀帝天祐中為泗水主簿奉孔子祀光嗣生仁玉九歲通春秋姿貌雄偉後唐明宗長興元年以為曲阜主簿三年還襲丘令襲文宣公晉高祖天福五年改曲阜令周高祖廣順二年平慕容彥超幸曲阜拜孔子廟及墓召仁玉賜五品服復以為本縣令仁玉四子長曰宜舉進士不第乾德中詣闕上書述其家世詔以為曲阜主簿歷黃

州軍事推官遷司農寺丞掌星子鎮市征宜上言星子當江湖之會商賈所集請建為軍詔以為縣就命宜知縣事後以為南康軍宜代還獻文賦數十篇太宗覽而嘉之召見問以孔子世嗣因下詔曰素王之道百代所崇傳祚襲封抑存典制文宣王四十四代孫司農寺丞宜服勤素業砥礪廉隅亟歷官聯洽聞政績聖人之後世德不衰俾登朝倫以光儒胄可太子右贊善大夫襲封文宣公復其家未幾通判密州太平興國八年詔修曲阜孔子廟宜貢方物為謝詔褒之遷殿中丞雍熙三年王師北征受詔督軍糧涉

拒馬河溺死年四十六子延世字茂先以父死事賜
學究出身為曲阜主簿歷閬長葛二令真宗至道三
年十一月召赴闕以為曲阜令襲封文宣公賜白金
束帛及太宗御書印九經咸平三年詔本道轉運使
本州長吏待以賓禮仍留三年卒官年三十八次曰憲
太平興國二年進士及第至工部員外郎知浚儀縣
次曰晃應城主簿次曰勗雍熙中進士及第延世子
聖祐景德初始九歲特賜同學究出身大中祥符元
年東封泰山特聽聖祐衣綠陪位綴京官班後及還
至兗州十一月朔幸曲阜謁孔子廟行酌獻之禮孔

氏宗屬並令陪位又幸孔林觀其墓又之又御北亭召從臣觀古碑加謚孔子為玄聖文宣王追封孔子父叔梁紇齊國公母顏氏魯國太夫人擢聖祐為太常寺奉禮郎又錄其近屬進士謂同三傳出身習進士延祐習學究延渥延魯延齡並同學究出身共賜銀二百兩絹三百疋以充奉祠廟時朂為殿中丞通判廣州王欽若言其有聲於鄉曲召赴闕改太常博士賜緋令知曲阜縣專主祠廟二年三月又遣使賜太宗御書及九經書疏三史藏于廟令本州選儒生講說聖祐後改大理評事天禧五年授光祿寺丞襲

封文宣公知仙源縣事後改名佑遷太子中舍卒年三十勗為司封郎中延魯大中祥符五年復舉進士及第後改名道輔為左司諫龍圖閣待制自有傳

崔頌字敦美河南偃師人父協後唐門下侍郎平章事頌幼喪母為外祖母所鞠養以蔭補河南府巡官歷開封主簿鄧州錄事參軍以疾去官未幾詣闕上書言事宰相桑維翰覽而奇之擢為左拾遺遷右補闕漢初加朝散階副右散騎常侍張煦冊錢俶為吳越王梁末協嘗使兩浙至是越人美之贈賄甚厚及還值周祖入京師為軍士剽奪悉盡世宗鎮澶淵擇

僚佐頌與王朴王敏中皆中其選以頌為觀察判官贈金紫世宗召京拜司封員外郎充判官以斷獄悞失罷職守本官即位拜駕部郎中遷吏部復副尹日就使兩浙世宗讀唐元稹均田疏命寫為圖賜近臣遣使均諸道租賦頌使兗州頗增舊額恭帝嗣位改左諫議大夫宋初判國子監會重修國學及武成王廟命頌總領其事建隆三年夏始會生徒講說太祖遣中使以酒果賜之每臨幸國學召頌與語因及經義頌應答無滯及郊祀以頌攝太僕升車執綏上問以時典禮頌占對閑雅上甚重之未幾坐請託有司

為所親求便官出為保大軍行軍司馬乾德六年暴
得疾卒年五十頌好詼諧善筆札受命書世宗謚冊
文當時稱其遒麗篤信釋氏睹佛像必拜性多疑在
鄜州官舍嘗召圬墁者治堂室以帛蒙其目入皆笑
之子曉至太子右贊善大夫曉字文炳雍熙二年進
士淹雅有士行累為屯田員外郎開封三司戶部判
官景德中雍王元份薨府官皆坐黜時戚維為曹國
公元儼府翊善上謂宰相曰元儼年少尤資贊道維
迂懦循默不能規戒聞崔矌性純謹以之代維庶有
裨益因召對遷都官員外郎充記室參軍賜金紫遷

兵部郎中出知河中府轉太常少卿將作監卒

尹拙潁州汝陰人梁貞明五年舉三史調補下邑主簿攝本鎮館驛巡官後唐長興中召爲著作佐郎直史館遷左拾遺依前直史館加朝散大夫應順初出爲宣武軍掌書記檢校虞部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清泰初加檢校駕部員外郎兼御史大夫二年改檢校虞部郎中忠武軍掌書記晉天福四年入爲右補闕明年轉侍御史會詔拙與張昭呂琦等同修唐史改倉部員外郎賜金紫八年遷左司員外郎契丹入寇趙延壽鎮常山以拙爲掌書記漢初召爲司馬郎

中弘文館直學士周廣順初遷庫部郎中兼太常博士仍充直學士奉使荆南還改兵部郎中顯德初拜檢校右散騎常侍國子祭酒通判太常禮院事與張昭同修唐應順清泰及周祖實録又與昭及田敏同詳定經典釋文丁憂免宋初改檢校工部尚書太子詹事判太府寺遷祕書監判大理寺乾德六年告老以本官致事拙性純謹博通經史周世宗北征命翰林學士為文祭白馬祠學士不知所出遂訪於拙拙歷舉郡國祠白馬者以十數當時伏其該博開寶四年卒年八十一子季通至國子博士

田敏淄州鄒平人少通春秋之學梁貞明中登科調補淄州主簿不令之任留為國子四門博士後唐天成初改尚書博士賜緋滿歲為國子博士上言請四郊置齋宮不報秩滿轉屯田員外郎以詳明典禮兼太常博士建議請依春秋每歲藏冰薦宗廟頒公卿如古禮奉詔與太常卿劉岳博士段顒路航李居浣陳觀等刪定唐鄭餘慶書儀又詔與馬鎬等同校九經改户部員外郎賜金紫清泰初遷國子司業晉天福四年授祭酒仍檢校工部尚書俄兼户部侍郎開運初遷兵部侍郎充弘文館學士判館事議者以敏

止可仕學官宰相桑維翰聞之即改授檢校右僕射
復為祭酒漢乾祐中拜尚書右丞判國子監周廣順
初改左丞遣使契丹將歲賂錢十萬貫止其侵剽契
丹不許周祖將親郊命權判太常卿事世宗即位真
拜太常卿檢校左僕射加司空顯德五年上章請老
賜詔曰卿詳明禮樂博涉典墳為儒學之宗師乃薦
紳之儀表朕方資舊德以訪話言遽覽封章願致官
政引年之制雖著舊文尊賢之心方深虛佇所請宜
不允遷工部尚書俄再上表願歸故鄉以遂首丘之
志改太子少保致仕歸淄州別墅恭帝即位加少傅

開寶四年卒年九十二敏解官歸鄉有良田數十頃多釀美酒待賓客體強少疾徒步往來閭巷間不以杖每日親授諸子經自作父墓碑辭甚質敏嘗使湖南路出荆渚以印本經書遺高從誨從誨謝曰祭酒所遺經書僕但能識孝經耳敏曰讀書不必多十八章足矣如諸侯章云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皆至要之言也時從誨兵敗於郢故敏以此諷之從誨大慙敏雖篤於經學亦好為穿鑿所校九經頗以獨見自任如改尚書盤庚若網在綱為若綱在綱重言綱字又爾雅椵木槿注曰日及改為白

及如此之類甚衆世頗非之子章至殿中丞
辛文悅者不知何許人以五經教授太祖幼時從其
肄業周顯德中太祖歷禁衛為殿前都點檢節制方
面文悅久不獲接見一日夢邀車駕請見既拜乃太
祖也太祖亦夢其來謁因令左右尋訪文悅果自至
太祖異之及登位召見授太子中允判太府事開寶
三年出知房州時周鄭王出居是州上以文悅長者
故命焉文悅後累遷至員外郎又有張逈張文旦者
嘗與太宗同學校太平興國中詣闕自言各起家為
主簿

李覺字仲明本京兆長安人曾祖鼎唐國子祭酒蘇州刺史唐末避亂徙家青州益都鼎生瑜本州推官瑜生成字咸熙性曠蕩嗜酒喜吟詩善琴奕畫山水尤工人多傳祕其蹟周樞密使王朴將薦其能會朴卒鬱鬱不得志乾德中司農卿衛融知陳州聞其名召之成因挈族而往日以酣飲為事醉死於客舍子覺太平興國五年舉九經起家將作監丞通判建州秩將滿州人借留有詔褒之就遷左贊善大夫知泗州轉祕書丞太宗以孔穎達五經正義刊板詔孔維與覺等校定王師征燕薊命覺部京東諸州芻糧赴

幽州維薦覺有學遷禮記博士賜緋魚雍熙三年與右補闕李若拙同使交州黎桓謂曰此土山川之險中朝人乍歷之豈不倦乎覺曰國家提封萬里列郡四百地有平易亦有險固此一方何足云哉桓默然色沮使還久之遷國子博士端拱元年春初令學官講說覺首預焉太宗幸國子監謁文宣王畢升輦將出西門顧見講坐左右言覺方聚徒講書上即召覺令對御講覺曰陛下六龍在御臣何敢輒升高坐上因降輦令有司張帟幕設別坐詔覺講周易之泰卦從臣皆列坐覺因述天地感通君臣相應之旨上甚

悅特賜帛百疋俄獻時務策上頗嘉獎是冬以本官直史館右正言王禹偁上言覺但能通經不當輙居史職覺倣韓愈毛頴傳作竹頴傳以獻太宗嘉之故寢禹偁之奏淳化初上以經書板本有田敏輙刪去者數字命覺與孔維詳定二年詳校春秋正義成改水部員外郎判國子監四年遷司門員外郎被病假滿詔不絕奉卒覺累上書言時務述養馬漕運屯田三事太宗嘉其詳備令送史館語見本志覺性彊毅而聰敏嘗與祕閣校理吳淑等同考試開封府秋賦舉人語及筭雉兔首足法覺曰此頗繁吾能易之及

成果精簡淑意其宿製即試以別法皆能立就坐中皆嘆伏子宥大中祥符五年進士爲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

崔頤正開封封丘人與弟偓佺並舉進士明經術頤正雍熙中爲高密尉秩滿國子祭酒孔維薦之以爲國學直講遷殿中丞太宗召見令說莊子一篇賜錢五萬判監李至上言本監先校定諸經音疏其間文字訛謬尚多深慮未副仁君好古誨人之意也蓋前所遣官多專經之士或通春秋者未習禮記或習周易者不通尚書至於旁引經史皆非素所傳習以是

之故未得周詳伏見國子博士杜鎬直講崔頤正孫奭皆苦心彊學博貫九經問義質疑有所依據望令重加刊正冀除舛謬從之咸平初又有學究劉可名言諸經版本多舛誤真宗命擇官詳正因訪達經義者至方參知政事以頤正對曰朕宮中無事樂聞講誦翌日召頤正於苑中說尚書大禹謨賜以牙緋自是日令赴御書院待對說尚書至十卷頤正年老步趨艱蹇表求致仕上命坐問恤甚至賜器幣聽以本官致仕仍充直講改國子博士三年卒年七十九偓佺淳化中歷福州連江尉判國子監李至奏為直講

引對便坐太宗顧謂曰李覺嘗奏朕云四皓中一先生或言姓用字加撇或云加點爾知否偓佺曰昔秦時程邈撰隸書訓如僕隸之易使也今字與古或異臣聞刀用為角音權兩點為角音鹿用上一撇一點俱不成字咸平二年真宗幸國學召偓佺說尚書即特賜緋景德後令講道德經日於崇文院候對終篇賜以白金繒綵三年卒年七十九嘗撰帝王手鑑十卷幷注曹唐大遊仙詩十五卷其子世安上之特賜出身

李之才字挺之青社人也天聖八年同進士出身為

人朴且率自信無少矯厲師河南穆脩脩性卞嚴
寡合雖之才亦頗在詞怒中之才事之益謹卒能
受易時蘇舜欽輩亦從脩學易其專授受者惟之
才爾脩之易受之种放放受之陳摶源流最遠其
圖書象數變通之妙秦漢以來鮮有知者之才初
為衛州獲加主簿權共城令時邵雍居母憂于蘇
門山百源之上布裘蔬食躬爨以養父之才叩門
來謁勞苦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似雍曰簡策之外
未有適也之才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
何他日則又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性命之學乎

雍再拜頓受業於是先示之以陸淳春秋意欲以春秋表儀五經既可語五經大旨則授易而終焉其後雍卒以易名世之才器大難乎識者棲遲久不調或惜之則曰宜少貶以圖榮進石延年獨曰時不足以容君盍不棄之隱去再調孟州司法參軍時范雍守孟亦莫之知也雍初自洛建節守延安送者皆出境外之才獨別近郊或病之謝曰故事也頃之雍謫安陸之才沿檄見之洛陽前日遠送之人無一來者雍始恨知之之晚友人尹洙以書薦於中書舍人葉道卿因石延年致之曰孟州司法參軍李之才年三十

九能為古文章語直意遂不肆不窘固足以蹈及前輩非洙泗敢品目而安於卑位無仕進意人罕知之其才又達世務使少用於世必過人遠甚恨其貧不能決其歸心知之者當共成之延年復書曰今業文好古之士至鮮且不張茍遺若人其學益衰矣延年素不喜謁貴仕凡四五至道卿門通其書乃已道卿薦之遂得應銓新格有保任五人改大理寺丞為緱氏令未行會延年與龍圖閣直學士吳遵路調兵河東辟之才澤州簽署判官澤人劉羲叟從受曆法世稱羲叟曆法遠出古今上有楊雄張衡所未喻者實

之才授之在澤轉殿中丞丁母憂甫除喪暴卒于懷州官舍寶曆五年二月也時尹洙兄漸守懷哭之才過哀感疾不踰月亦卒之才歸葬青社邵雍表其墓有曰求於天下得聞道之君子李公以師焉

列傳卷第一百九十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百衲本二十四史　宋史　120
作者=（元）脱脱等奉敕修
页数=185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37
SS号=12460475
DX号=000007543782
url=http://book2.duxiu.com/search?&channel=search&gtag=&sw=%B0%D9%F1%C4%B1%BE%B6%FE%CA%AE%CB%C4%CA%B7++%CB%CE%CA%B7++120&year=&sectyear=&seb=0&pid=0&showc=0&fenleiID=&Pages=1&searchtype=1